

豫

章

策

書

第六冊

拾遺錄

丙辰冬月
于南昌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九

子部

雜家類

拾遺錄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胡燝撰燝有家規輯要已著錄是書雜考訓
詰分爲六類援引採輯頗有根據其論語類中
如不舍晝夜朱子集註從經典釋文舍音捨及
作楚辭辨證則取洪興祖所引顏師古說舍止
息也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
捨者非是燝謂當以辨證之說爲定今也純集
註從說文燝引儀禮疏古緇紉二字並行釋文
云純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

是純卽緇也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目
緇曠則引爾雅考工記以正其誤卞莊子之勇
集註云見說苑曠則以爲先見荀子邦無道則
卷而懷之集註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
對而出曠則據左傳謂甯殖當作甯喜子見南
子陳自明以爲南蒯曠則據左傳南蒯叛時孔
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
詆其說爲不通其孝經類中范祖禹古文孝經
說言之不通也句曠謂誤以司馬光註爲經文
其孟子類中摩頂放踵據李善文選註所引放

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據漢書食
貨志所引謂檢當作斂趙岐註以曾西爲曾子
之孫以曹文爲曹君之弟集註竝從之曠則據
左傳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證當從經典釋
文以曾西卽曾申據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證曹交乃以國爲氏非曹君之弟又據呂氏春
秋知孔子置郵傳命之言爲論舜服三苗其小
學類中據參同契證急就篇之老復丁據祖楚
文在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知小篆非初自李斯
據顧命齊侯呂伋知竹書稱太公卒於康王六

年之妄據張說謝碑額表知以季札墓碑爲孔子書始於唐人雖持論多本舊人然要非空臆者可比其經說類中司馬光語一條自漢儒至宋慶曆一條尤深中末流之失其儻考類中論文考古亦多可採上方楊慎則不足下較雋茲則勝之多矣原本刻於明季分爲十卷後版燬於火其書遂亡其裔孫得殘闕舊本復爲搜拾僅存論語八十一條孝經十六條孟子七十四條小學四十二條經說二十一條僂考六十三條特十之一二而已然亦足以見其厓略矣

自序

予生窮鄉無所師承自年十五六仰瞻伊洛望洋向
若涉乎不知其畔崖也於是日欲求其所未見廣其
所未聞一字必辨其謫一句必求其當一事必究其
原雖斷簡漫滅不可以意疑者必旁搜遠賈以冀其
符合初閱之而疑其不真再釋之而猶慮多誤反覆
蠲轉至於饑寒疾病勞勞兀兀積歲累時未敢少自
怠荒總十三經與子史百家手繙日哦鈔撮者將數
十萬言今年逾七十顛髮皚皚視同黨諸君子多性
命之微而扶天人之奧殆眩乎後矣然方寸之間積

有發明日用動靜無成逾越未必非古訓之爲助也
爰輯成十卷俾後世子孫知予用心之勤如此耳

右序從乾隆廬陵志補錄開本集之

恩教記

拾遺錄目

論語 八十一條

孝經十六條

孟子 七十四條

小學 名物字義各種彙考 四十二條

經說 二十一條

儷考 原闕載條數 實六十四條

拾遺錄

明 胡 燝 撰

論語 八十一條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
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後諸弟子以有子爲似
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遁叱避而
退則固有常師之號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
采雜說之繆朱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曰子夏
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

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
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
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
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
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
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
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
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
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

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惟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麗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

去喪之踊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
以爲可皆非也惟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
用孔氏說凡楚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
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道注引
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
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
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

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直謂舉直而加之枉
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
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
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未故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用證而知其窮故曰

苟有命世之人雖民甚無良三變而帝道可舉惜
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
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然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履空不取虛中之
說恐學者流於異學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
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
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
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
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

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
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
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枏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
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
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
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
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太師疵少師疆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云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曾以子問禮言証之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
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卽谷神不死
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
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
於問答之際有啟發非以爲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
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不舍晝夜釋文音拾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詞辨證云

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
證乃朱子晚歲之書嘗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縱衡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情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
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代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平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裏紵衣儀禮云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注純絲也從說文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氏注一入曰緌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緌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

孔氏誤以緇爲縗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註正義曰一入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爲縗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剛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剛得於中極天永厥福其義尙矣按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旨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

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
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蓋古者謂治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禮一次位
掌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
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

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矣

周生列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章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元文公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語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曰吾與汝俱

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
秋繁露謂曰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
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
語文王詢八虞虞官名以仲舒興周之言考之當
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又以獻子爲穆伯
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
取蘇說而不辨其下闕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邱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
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
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
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
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
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按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

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誰加之節惠哉蓋知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污眎世俗殉利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子集註引吳劄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復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云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說與黃祖舜亦如此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

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

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實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亦亞於孟子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

潔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反已切責者無所容前
人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
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
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其指微矣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孔門弟子惟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

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秣粟爲採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殮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殮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殮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說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
求乎賈捐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
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

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

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深於民命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殺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史記循良傳孫叔敖三得

相而不喜三去出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
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邱索足以爲
史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
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
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遷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
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
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

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賈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賈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人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之按孫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爲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黨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

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者凡五十事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

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惟顏曾子貢以子貢亦聞一以貫之傳也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

子刪而不取恐誤

案歐陽修詩才義已有此說此以爲胡寅之說蓋偶未考

闕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扣其墜是以知心之易

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

之可移

孝經 十六條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經曰孔鄭王劉革五

家而無虞翻注有虞翻東晉注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頌而成書鬼子心謂何

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
今首章曰仲尼閒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
弟子所爲之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
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
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讀書
志乃謂荆公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遷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子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大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子集所載刊誤亦無之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韋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惟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剖集格言爲
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
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閩門篇爲
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
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
以奪二家然尙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賢者
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

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門者經緯之言也見東漢章彪旁

注

劉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
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
文曰侍郎王梅溪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

嚴父莫大于配天神宗寶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孟子 七十四條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
決汝漢注日記之者誤吳伯豐以問朱子朱子答
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
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
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
堂無逸傳誤以不懈於位爲洞酌吳才老書禪傳
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
韓宣子爲季札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
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

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於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云殷祿未盡尙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志曰喪祭從先祖註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眾樂樂愚考之史記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宣王也惟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
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
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
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
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
無景差當以孟子爲信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
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
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致憚曰孟子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
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
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領白不提挈
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
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領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
是觀之

秉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尙失所習所以替恥之於人
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聊瑯晏子爲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
爲之不行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濟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宋周子靜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着略點朱子註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淵明
委心之言爲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申不害亦曰術公孫宏謂智者
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
子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
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
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
見以是知異學之失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處

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釋

楊朱書惟見於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愚謂管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註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註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聖證論云

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傳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
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
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
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
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
以郵傳命此可以証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淨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王以不仁得之矣二世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莠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
寶三

惟天吏則可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
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
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一

言而楚漢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白民爲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殊非其倫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胡致堂曰心無理不運蔽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痲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贊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歲之損益此言充

拓之功也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
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
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關不涵
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之言曰入時愈
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
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恐於義

未協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
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
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
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詳知而不用二不詳
用而不任三不詳孟子謂言無實不詳不詳之實
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考之禹貢漢水東
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
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者水心
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
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氏天下皆亂而已獨治
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
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
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
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
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
也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
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
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

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機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王不能強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按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邪正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註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
濁者達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
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
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
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註

行所謂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
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於今乎

孟千古本宿於澧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隨潛

城八十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爲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澧故也今本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於晝
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孝成季曰
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

以及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及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

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
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餓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
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不記書
遂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
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恒心民亦有恒心
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名物字義各種彙考 四十二條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弟子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子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

極

汎府中切

汎西極之水也

爾雅疏按尸子廣擇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裏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圃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

郭閏傳介忱夏慎蒙贖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
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襄平易別圖一實則無相非
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
於承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
四氣和爲正光此之爲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
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
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
之謂承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榘爲文學注
二卷一云榘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

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卽爾雅釋義也通典顏延之曰伯
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
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惟處與舅姑耳雷次
宗云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
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
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
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記禮
者之言猶已子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螾蟻傳者也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香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菝字書不見柎禮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積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莽說
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壯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卽此也
終軍之對魍魎盧若虛之辨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維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白及學之陋也

唐元度十體書云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爲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試律試八體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律卽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叙改六爲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獨其子孫之役
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子詩云自度
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叙學涉獵其略云殘經不悟於
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虎
多於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殫頌亂湯齊烏瀉混
滑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
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自去口疎束合而棘
氏微口之省而疎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丁尾亂真鈎須失

實書六書肖而既謬國名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邪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
之鉞鉞鎮定銀鐙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東二
縫之爲衣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
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
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
爲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字失部居改白
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
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
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三問之爲

航安識門五日之爲閩學者得觀異書而求其安
所從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
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
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爲隸
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
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
也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閣後世署書由
何始說文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深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
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
於李斯

古器銘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
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周王踰年未改元故
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
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
作二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元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
也而呂與叔以爲邾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

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爲莊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岡曰穆王時伯岡也而與叔以爲百古文難考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靳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丐百祿眉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云似
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
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壙
言孔氏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

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這屈平遷斯尙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返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
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原本斷爛每行減去數
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
猶可補也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
凰其鳴雄曰節節雌也足足然則爵卽鳳凰與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壘字皆章草檄云永
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七日丙寅朱子答吳斗南書
謂東漢討羌檄曰晨與通鑑長懸不同蓋指此也

今考通鑑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淦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書雜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

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庾肩吾云隸者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蕤鍾隸王羲之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復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

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
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繫焉一剛一柔交
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闕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
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
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於此謂闕翕者律天清
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
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
見作韻者亦有所志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宮聲全出於口
以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

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
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與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
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
音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尙矣夾漈謂五書有窮
諧聲無窮五書尙義諧聲尙聲釋文序錄云古人
音聲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考古編謂周

韻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爲切韻五卷後有郭知元者九人增加唐孫
· 迺有唐韻廣韻則宋朝景德祥符重修後人以三
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
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
僊反半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
先字蓋自真字而來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
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
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

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彷彿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是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及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萑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萑字碧落文今增入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廣韻以賁謂姓謂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披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後不傳

韓非正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朱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子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璽劉襲因之皆字書

所無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急就章沐浴揃城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城可以休
老亦作揃城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出攻流東

李翰蒙求以平聲與

上去入相間近世讀蒙求者不知此攻愧集云

經說 二十一條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

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或云七經

蜀秦密謂文翁遺相

如東受

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

莊子天道篇

或以五

經五緯爲十經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春秋

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唐谷邦律傳九經庫始

有九經之名樂經旣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

始也邵子定以易詩書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

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帝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爲之源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
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
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醜曰文帝始置易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
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惟詩
而已景帝以轅固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
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
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
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
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顏
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宋嘉祐中楊南
仲等南渡高宗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
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說文
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厯中
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廟
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
鑱石也舊史記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
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

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昭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漆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書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經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學漢儒之陋如此

歐陽文忠公筆記云安昌侯張禹曰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考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卽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處傳勵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

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此皆天下名言

隋文中子有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
於一陸魯望謂六藝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爲經
書春秋實史耳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于
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元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陸農師
詩註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
寫細書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

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
等六百二十四卷在中箱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
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宋史藝文志唐末益
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
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
維邢昺等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

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
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
儀樂緯動聲儀耀嘉計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鈞命
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
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佑助期握誠圖潛
潭巴說題辭又有尙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經之外
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

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書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立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司馬溫公曰新進後進口傳耳剽讀易未識爻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

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東之高閣
朱子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
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
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告備於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以備矣

見援神契

是以

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誕妄而沈約取之無議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

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
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元聖素
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爲元聖後避宋太祖名改
至聖

自漢儒至宋慶厯間論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也經小
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
土梗古之講經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宋元
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
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
耳者聽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劍南

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
乎宋之諸儒發明經旨有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削征顧命黜詩之小序不
難於經說議經况傳註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
膏肓

西山真氏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或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卦之文言知進
退存亡爲姦言以罔上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
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
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
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
言之語

儷考

穀梁隱四年傳註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宋
鄧潤甫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
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中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
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謝帥吏部尙書表六燕相停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爲海食而王元長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唐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行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

才
五
五
所懷幼童不能繫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
爭食粟之雞對語精工

蘇許公制西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
張南史詩惟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
虞松作表再呈繳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
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
盛王其必由之如閭外之議云是且啟私謁告請
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
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

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
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
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
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
尤廷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
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
特公之文足以尊上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
起其文也愚謂君臣皆出於至誠故詞意之間靡
不交孚于載令人想慕耳

張文定行范文正除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

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勸教邦其永孚於休訓詞溫雅
可以想見宋世太平之象

宋開禧間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
能棄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
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
墟誰任諸人之責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問
我以就和檜之奸狀著矣令人痛恨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向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常摘其誤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蘇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闥常
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昂敢再忘

上官儀冊周文王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栢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驅
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兩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板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菜難悟柳那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
平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

陋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
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
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當時亦有不檢如此者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濛濛間想清風竦
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
作吏一行便廢此字皆全句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之爭
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
將爲橫衛懿之鶴有乘軒子奚辭邑而衛人假之

器晉侯請隨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
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
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
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
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烏鳴亳社伯
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
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
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
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揚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

覽馮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宋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內云雖不明不敏
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
之欲當時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
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
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

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爲人出表
記擔負出詩元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

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
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
傳多謝出趙廣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
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
陶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樂巴傳告示出荀子
仁者好布施告示人優裕布施出周語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
語當日出晉語地王出左傳越語相於出晉后妃
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息出魏少
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
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

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賦間介無蹊婁羅

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措大出五

代東漢世家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不宣備出楊

德祖答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

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傳語出

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

不審出韓詩外傳世情出纏子不無世情邇來出孔明

出師表竭來出思元賦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

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慚愧出齊語安排

出莊子比衆出周禮太司馬注見在出葉人注孩
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
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
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爲子辭封表云口餘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
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

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啟平原之封

荷戟入榛
楊雄童烏

熙祖晉太子遼字
元仲魏明帝字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
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諫

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矣

驢非驢馬非馬

漢西域傳

烏不鳥鵲不鵲

戰國策

可以爲對

傅景仁云烹羊炰羔惟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瑑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

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
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
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旣明自全引退之
節

蓋放林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

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

出新序

介子推云

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

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

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

至

十八九矣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年

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

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

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牢愁出揚雄

傳

畔牢愁集韻愁音曹

黑屎出列子冗長出陸機文賦出狀

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

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
息耗出竇妃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
出淮南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發遣出陳寶傳天
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元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
列子憊憊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提撕出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人中書特令納
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爲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書臥洛陽之人獎
勵三軍有夜人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取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
將宥之十世用語語亦妙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遷齋之對
也

李顯忠復節鉞江表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
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
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亦工

宋倪正父草壽王尊號制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
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
公辭免表云遜於父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

闕天尙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受斯伯與固可遜未
虞虞帝之必從號叔闕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
及用經亦妙

真西山爲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
崑崗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
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草胡濬菴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
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馬褐牛衣

竟未有對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臾

擯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杜衍

任布四臣
韓富文曾

呂東萊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啟云爰考唐
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
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宋濟王吳夫人復舊封王公代爲謝丞相啟末聯云
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
之結草

眞西山除參政辭以疾趨南塘草詔云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愈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漢之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
如此厥後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傅至樂上周益公啟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
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鎔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
夢寐蓋指張說也

宋人有上朱文公啟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

竊窵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亦有意致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有就試縣見黜後預鄉薦以啟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古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亦洒脫

毛憲守長沙謝安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亦
工切

毛澤民啟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
臯機深識妙馬本驥而爲黃李清卿啟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
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於鄉鞏嶮爲監試後鞏任江東憲使洪分
教鄱陽啟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鷓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爲趨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
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
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佩玉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善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
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西山爲江東轉運使有民困於買雞之役來訴公
判云招捕鴉鵲若水尙遠其使歲貢蛤蚧孔殲猶
疏於朝况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愧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寧誌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於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

主

王爚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矜違母
以奉廣武之微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
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岐公饋酒錢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
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蜚之文簡疑含醜之墨餘蜚見
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澹醜出文心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宋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兵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撤缺以語周
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洎熙
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
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
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

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趙二字而黜者決得
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

作萬世風俗之基末韻

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理由仁

義以安行非行仁義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解釋椎鑿而上輪人議
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亦工穩

拾遺錄終

拾遺錄校勘記

論語孝經

四頁末行禮言二字原倒 五頁十三行乃下原衍
諸字 七頁十七行掌原誤常 八頁十九行語原
誤謂 九頁四行氏原誤士 十頁十九行復原誤
後 十一頁四行音原誤因 十二頁八行惑原誤
感 十四頁末行矣下疑脫一弟子名 十七頁十
六行注下疑脫諸字 十八頁首二行兩肅字均誤
作蕭六行驗疑當作諗

孟子

二十頁末行知原誤如 二十一頁九行信原誤証
二十二頁九行感原誤感十五行龔原誤龔 二
十四頁十五行士原誤氏 二十五頁十二行聖之
原作聖人末行迂原誤汙 二十六頁九行贊原誤
潛 二十八頁十四行郎原誤朗 三十頁五行放
原誤於七行若原誤教八行牧原誤收

小學

三十二頁末行爲原誤謂 三十四頁十四行衣原
作未 三十五頁十五行元原誤云 三十六頁六
行古原誤否十四行鄉原誤卿十八行怒原誤恕

三十八頁首行剛上原衍光字 三十九頁十四行
謂原誤爲十八行已原誤以

經說

四十四頁十二行裴原誤斐十三行其原誤具一原
誤二 四十五頁十三行惠原誤感

僂考

四十八頁二行帥字疑誤十三行西原作石據下文
改十八行議原誤義謁原誤謂 五十頁三行音原
誤意十七行婦原誤務十八行工原作上 五十一
頁二行戲原誤獻七行宗原誤棠十二行宮原誤公

五十二頁五行原誤凡 五十三頁九行思原
誤詩十六行又原誤人十七行注疑當作揚雄子童
烏事脫二字 五十四頁十二行公出原倒 五十
五頁四行原脫淮字 五十六頁四行六行賊原誤
賦八行秦原誤秦十三行池原誤地 五十九頁十
行主原誤生鈞原誤鈞

南昌魏元曠校

拾遺錄校勘續記

七頁六行剛當從漢書作綱七行同 十六行一字

据周禮當作以

九頁七行孝字玩下方 諧氣當作子

十頁二行春秋少陽句上下疑有脫文

十五頁四行譏下之字柳集無之當刪

十七頁末行唯當作與以聲相近而譌

十八頁旁元作傍疑是傳字之譌

二十一頁九行信元作証疑是正字之譌

二十四頁十四行孫奭下當補作字

二十八頁首行氏下當補日字

三十頁十九行裏字當据尸子改作哀三十一頁二
行同

三十一頁首行郭閏傳三字當据尸子改作廓關溥
枕當作純模蒙贖三字當作懽冢距 五行和下
爲字衍光下脫照字此之爲當作此之謂其兩當
作其兩

三十二頁首行機當作璣 十七行新下疑有脫字
三十四頁九行訓同於導當作訓同爲導

二十五頁十八行北上當重二字

三十九頁十五行平誤半

四十頁四行之繁上疑脫以累萬三字

四十二頁十七行廂誤廟

四十六頁末行者聽當作聽者

四十七頁四行經說當作說經

四十八頁二行陸下脫師字帥字疑當作陞 九行

行字當据下文改作日字

五十一頁六行字當作事 八行王之當作王子

五十二頁十七行地王當作地主

五十三頁十七行資字不叶疑是質字之譌

五十四頁十行放下當補出字

五十五頁六行淵明下當補詩字 行末闕文原作

其意誤韓愈詩云取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或出

於此

五十六頁首行未下虞字疑誤 九行小注當改正

文

五十九頁三行檄誤微

丁巳閏二月胡思敬覆校

右胡廣拾遺錄一卷四庫雖收入雜家其生平
行事莫能詳也攷乾隆廬陵志廣字觀南號閻
翁年十三爲諸生師事王時槐傳良知之學今
以此書證之閻翁雖宗尙姚江而肆力羣經旁
及訓詁詞章糾謬正譌雖一字不肯輕放固亦
以窮理格物爲先不盡拘守師說也是錄明末
有同郡羅大紘序刻本至乾隆開館時未及百
年已十亡七八文獻凋零可勝歎哉羅序已不
可見幸縣志有自序一篇語語皆真切有味因
補刻卷首俾後人知前賢用力之勤雖疾病飢

寒髭老而猶不輒庶其知自奮耳丁巳閏二月
晦日胡思敬跋